論語經正錄

自朱子爲論語孟子集注又取禮記中大學中庸爲之章句紹熙元年刊於臨漳後儒誦習名爲四書與六經竝行元明至

國朝以經義取士皆試四書義並之功令背注者黜弗錄使天下士由朱子之學上窺鄒魯洙至善也沿習既久遂末忘本以聖賢明道教人之書給取利祿而罔聞於行高明之士則猒棄之潛心訓詁攷據惡言義理正學不明士風日下時文講章之弊至斯極矣　先君子居常憂之思欲纂集一編以救時弊晩年疾作未及詳加搜討呼小子用誥命繼成之用誥謹定條例廣集羣書閱六寒暑先成論語二十卷媿質之不敢忽庭訓之垂從大懼鹵莽滅裂採擇失當得舉

聖經墜厥先志私心懍懍未敢卽安願與好學君子共商之焉

集注章句辭簡義深非初學所易領取故讀集注章句必參以或問旁及朱子語類文集然後經旨易明然或問爲未改之書語類爲門人襍記文集多未定之論參互異同難以畫一𧦬格菴四書纂疏胡雲峰四書通及明永樂大全皆採或問語類文集合於集注章句者附注於下然觀大全所載皆輾轉抄錄裁翦合併更爲增飾證之本書頗多舛謬識者病之今於語類文集從原書採錄注明某錄答某某書參校同異並識當日質問之人庶學者有所攷焉

何氏集解取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元陳羣王肅周

生烈八家皇氏義疏取衛瓘繆播欒肇郭象蔡謨袁宏
江厚蔡谿李充孫綽周懷范甯王珉十三家朱子論孟
精義取二程子張子范祖禹呂希哲呂大臨謝良佐游
酢楊時侯仲良尹焞十一家至爲章句集注則兼採漢
唐以下五十四家趙格菴纂疏取黃幹輔廣陳淳陳孔
碩蔡淵蔡沈葉味道胡泳陳埴潘柄黃士毅眞德秀蔡
模十三家胡雲峰四書通又增入四十五家益義理非
一人所能盡經旨以其證而益明搜拾博則抉擇精守
偏見安簡陋通儒弗取是書斷自朱子以下宋元明至
國朝先儒採錄者亦百餘家非敢務廣庶不失博學詳
說之義云爾

朱子集注屢經刪改自言字字稱量於聖人語意剖析

精微不使少有出入故有言理淡通推說曲暢它人所喜朱子往往辨而屏之然此義言內注目圈外注則少寬矣此書仿朱子論孟精義衛正叔禮記集說薈萃衆說爲例益寬所資闡明經義大旨不必悉合集注語意羣言綮陳要歸自見在學者善觀會通而已

朱子傳程子之學而說經不盡同程子金仁山許白雲得朱子正傳而於集注閒有匡正葢義理之宏綱要旨聖賢修道入德之方千聖相傳不可不同者也章句文義與章名物詮釋各異攷據詳略有殊不必皆同者也此書所採有肯備之說朱子所不取者有朱子舊說與集注異者亦有集注偶失論辨匡正者苟於經義有關不以異集注擯而不錄至義理之宏綱要旨聖賢修道

入德之方則恪遵朱子違異者黜讀者詳之

朱子之學表章於元大顯於明正嘉漸純儒輩出道一風同人趣異學自陽明氏起而後異說興焉陸稼書訂正四書大全錄蒙引存疑不取萬歷以後之說其松陽講義辨陽儒陰釋尤三致意焉志存衞道可謂嚴矣是書於明季諸儒直標心宗顯背聖經者槩置弗錄言之平實合於經注者亦同採錄朱子於蘇倉山張趣垢以禪學廁之而集注取其說是可知所用心矣

朱子序論孟精義曰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攷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是朱子教人先讀注疏而後及於精義非薄訓詁名物制度不言也且朱子著書務明義理使學者躬行

心得補注疏之不及恐於此則綏於彼理勢然耳金仁山論孟集注攷證許白雲讀四書叢說訓詁名物制度攷證較詳趙鐵峰箋義纂要陳心叔類攷專攷名物制度羽翼集注至近世漢學家攷之益加詳矣今錄其說之精塙者使學者於義理攷證本末兼賅庶不失朱子教人之旨云

自明永樂輯四書大全懸功令取士時文講章之弊實濫觴於此然陸稼書困勉錄冉蟫菴四書詳說皆言及制義蓋上以是教下以是學果發憤受書即知返身爲己不徒視爲干祿之具何可盡訾也降及末流習述者競趨風氣誦習者務工時文揣摩章旨節旨虛神語脈備及精微而不問聖學何如也不問身心何如也朱子

闡明四書之旨荒矣是書所錄於言章旨節旨虛神語
脈之說一槩不取而爲學入德返身切己之言錄之必
詳或有小補於世意在斯乎
朱子論語或問云凡茲緣假借嚴釋經之大病葢或文
句偶同而旨意實異或志意略似而向背實殊或反以
彼之難而釋此之易或强以彼之有而形此之無使意
已親者引之而反疏義已明者引之而反暗其偶值文
意之適同而無牴數者之患亦不免倚重於人而取信
於外終不若出於吾之所親見而自言者之的塙而眞
實也語類安卿錄云君舉在三山講某人講學而省章
謂第一節是心與理一第二節是己與人一第三節是
人與天一以爲奇論是其科舉之習未除今所錄者謹

依朱子解經之例凡獨標一義該括經旨以為新奇如科舉之學假借它書附會經旨以為有據如今漢學家之說者皆所不取

方植之曰後人淺陋著書引古人之書或記舊文不全矣以臆見改竄鑿空杜撰紕繆陋矣最足貽誤後人故今當嚴其例必全引用原文此一義也衞正叔序禮記集說曰皆取鄭注孔義翦除蕪蔓採摭樞要又一義也是書採錄時有節刪或原文繁冗割棄蕪辭如王船山讀四書大全說或辭近俚俗去泰去甚如朱子語類其它亦間有刪汰然斷章則有變本則無至其原書具存從它書採錄者則據先儒之引改非末學所敢塗也

衞正叔禮記集說皆取諸家不參以己說其自言曰它

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之此編惟恐不出於人存心
廣大人多僻之是書義亦在沓衆衆說然有朱子集注
在毒實已有所宗主凡與集注異者少加案語以辨異
同務使罊言證明非敢濫作知解
光緒辛卯冬十月周諸謹述

論語經正錄採錄諸儒姓氏

朱子　文集　語類　四書或問　延平答問

閩縣　勉齋黃氏　幹　論語注義問答通釋　胡炳文四書通引　胡廣四書大全引

龍溪　安卿陳氏　淳　北溪集　字義

慶源　漢卿輔氏　廣　論語答問　胡炳文四書通引　胡廣四書大全引

溫州　知道葉氏　味道　講義　四書說　胡炳文四書通引

南康　伯量胡氏　泳　胡炳文四書通引　胡廣四書大全引

建安　九峰蔡氏　沈　蔡氏九儒書

潮州　文相鄭氏　南升　胡廣四書大全引

永嘉　器之陳氏　埴　木鐘集

建安節齋蔡氏淵　蔡氏九儒書

句容東溪劉氏伯熊　蔡節論語集說引

永嘉岷隱戴氏溪　蔡節論語集說引

慈溪慈湖楊氏簡　陸隴其四書困勉錄引

休寧流塘詹氏初　寒松閣集　黃宗羲宋元學案引

廣信雙峰饒氏魯　論語石洞紀聞　朱子異同條辨　雙峰講義　胡炳文四書通引　胡廣四書大全引

建安覺軒蔡氏模　論語集疏　蔡氏九儒書

樂清白石錢氏文子　蔡節論語集說引

南康厚齋馮氏椅　胡廣四書大全引

臨川鶴山魏氏了翁　鶴山大全集

浦城西山眞氏德秀　四書集編　讀書記　大學衍義

鄞縣蒙齋袁氏甫　講義　黃宗羲宋元學案引

縉雲格菴趙氏順孫　四書纂疏

永嘉覺菴蔡氏節　論語集說

慶元伯厚王氏應麟　困學紀聞

慈溪東發黃氏震　日鈔

金華北山何氏基　金履祥論語集註考證引

樂平貴與馬氏端臨　文獻通攷

金華魯齋王氏柏　標註四書　金履祥論語集註考證引

新安勿齋程氏若庸　性理字訓　胡廣四書大全引

建安勿軒熊氏禾　標題四書　胡廣四書大全引

番陽節初齊氏夢龍　語解　胡炳文四書通引

莆田四如黃氏仲元　四如講稿　胡廣四書大全引

蘭溪仁山金氏履祥　論語集註攷證

金華白雲許氏謙　讀四書叢說

河內魯齋許氏衡　語錄

婺源子見程氏復心　四書纂釋　胡廣四書大全引

番陽可堂吳氏仲迂　四書語錄　胡炳文四書通引　胡廣四書大全引

休甯定宇陳氏櫟　四書發明　胡炳文四書通引　胡廣四書大全引

婺源雲峰胡氏炳文　四書通

歙縣仲宏倪氏士毅　四書輯釋　胡廣四書大全引

樂平克升朱氏公遷　四書通旨

崇仁草廬吳氏澄　吳文正集　黃宗羲宋元學案引

南昌 鐵峯趙氏 悳 四書箋義纂要

澠池 月川曹氏 端 語錄

河津 敬軒薛氏 瑄 讀書錄

臨川 康齋吳氏 與弼 語錄 黃宗羲明儒學案引

三原 石渠王氏 恕 石渠意見

餘干 敬齋胡氏 居仁 居業錄

晉江 虛齋蔡氏 清 四書蒙引

崑山 莊渠魏氏 校 莊渠遺書 黃宗羲明儒學案引

泰和 整菴羅氏 欽順 困知記

安陽 後渠崔氏 銑 士翼 黃宗羲明儒學案引

增城 甘泉湛氏 若水 四書訓測 陸隴其四書困勉錄引

武進 養齋徐氏 問 讀書劄記 黃宗羲明儒學案引

弋陽　石潭汪氏　俊　濯舊藁

餘姚　陽明王氏　守仁　陽明全集

高陵　涇野呂氏　柟　四書因問

吉水　谷平李氏　中　谷平日錄　黃宗羲明儒學案引

南海　渭厓霍氏　韜　文敏粹言　渭厓集　黃宗羲明儒學案引

香山　泰泉黃氏　佐　庸言

德清　敬菴許氏　孚遠　敬和堂集　黃宗羲明儒學案引

安福　東廓鄒氏　守益　東廓集

山陰　龍溪王氏　畿　龍溪全集　陸隴其四書困勉錄引

金壇　方麓王氏　樵　四書紹聞編

同安　次厓林氏　希元　四書存疑

武進 方山薛氏 應旂 四書人物考

武進 荆川唐氏 順之 荆川文集

晉江 遵巖王氏 慎中 遵巖文集

新都 用修楊氏 愼 升菴集

金壇 宇泰王氏 肯堂 論語義府

烏程 承菴姚氏 舜牧 四書疑問

南昌 思文萬氏 尚烈 四書測 孫應科四書說苑引

吳縣 因之吳氏 默 陸隴其四書困勉錄引

錢塘 惠同沈氏 守正 四書說叢

無錫 涇陽顧氏 憲成 小心齋劄記 四書講義

無錫 景逸高氏 攀龍 高子遺書

京山 楚望郝氏 敬 四書攝提

長安少墟馮氏從吾　四書疑思錄

應城心叔陳氏士元　論語類考

吳江季侯周氏宗建　論語商　陸隴其四書困勉錄引

山陰念臺劉氏宗周　語錄

秀水羽皇宋氏鳳翔　四書證學錄　陸隴其四書困勉錄引

永豐雙江聶氏豹　困辨錄　陸隴其四書困勉錄引

定興伯順鹿氏善繼　四書說約

嘉善幾亭陳氏龍正　幾亭全書　陸隴其四書困勉錄引

芑山張氏　陸隴其四書困勉錄引

太倉麟士顧氏夢麟　四書說約

絳州復元辛氏全　陸隴其松陽講義引

衡陽船山王氏夫之　四書訓義　讀四書大全說

四書稗疏

容城　夏峰孫氏　奇逢　四書近指

桐鄉　楊園張氏　履祥　備忘錄

盩厔　二曲李氏　顒　四書反身錄

太倉　桴亭陸氏　世儀　思辨錄

濟陽　蒿菴張氏　爾岐　蒿菴閒話

崑山　亭林顧氏　炎武　日知錄

太原　潛邱閻氏　若璩　四書釋地

溧陽　蒿子芮氏　長恤　匏瓜錄

崑山　柏廬朱氏　用純　毋欺錄

邢州　蒙吉刁氏　包　四書翊註

安邱　直齋劉氏　源淥　日記　冷語

振綺　慶刊

孝感　魯岡彭氏大壽　魯岡或問

襄城　禮山李氏來章　達天錄

中牟　蟫菴冉氏覲祖　四書詳說

蕭山　西河毛氏奇齡　經問　論語稽求篇

寶應　止泉朱氏澤澐　止泉集

安溪　榕村李氏光地　論語劄記

蔚州　庸齋魏氏象樞　寒松堂集

平湖　稼書陸氏隴其　松陽講義　四書困勉錄

魚堂日記

慈溪　西溟姜氏宸英　湛園札記

鄞縣　滄柱仇氏兆鰲　訂正四書大全

錢塘　山公馮氏景　解舂集

儀封　孝先張氏伯行　困學錄
盩縣　恕谷李氏塨　恕谷後集
長洲　義門何氏焯　讀書記
山陰　荆山向氏璿　四書記疑　唐鑑學案　小識引
华亭　廣期焦氏袁熹　此木軒四書說
蒲州　君玉崔氏紀　論語溫知錄
吳縣　半農惠氏士奇　禮說
江陰　賓實楊氏名時　論語劄記　程功錄　講義
興縣　懿齋孫氏嘉淦　成均講義
　　　岱雲李氏沛霖　四書異同條辨
無錫　復初顧氏棟高　春秋大事表
婺源　愼修江氏永　鄉黨圖考　羣經補義

錢塘 闇齋沈氏 近思 語錄

金壇 已山王氏 步青 四書本義滙參

鄞縣 謝山全氏 祖望 經史答問

宜興 巽聖任氏 啟運 四書約旨

博野 元孚尹氏 會一 讀書筆記

婺源 雙池汪氏 烜 四書詮義

甯化 翠庭雷氏 鋐 經笥堂文集 唐鑑學案小識引

河內 用九夏氏 錫疇 强學錄

餘姚 抱經盧氏 文弨 龍城札記

嘉定 竹汀錢氏 大昕 養新錄

大名 東壁崔氏 述 考信錄 論語餘說

桐城 惜抱姚氏 鼐 經說 筆記

金匱 味經秦氏 蕙田 五禮通考

寶應 端臨劉氏 台拱 論語駢枝

仁和 鹿泉趙氏 佑 四書溫故錄 黃式三論語後案引

蕭山 寅谷曹氏 之升 四書摭餘說

通州 介巷雷氏 學淇 經說

高郵 敔園宋氏 綿初 釋服

武進 拜經臧氏 庸 拜經日記

績溪 竹村胡氏 培翬 禘祫答問

仁和 升卿方氏 觀旭 論語偶記

長洲 于庭宋氏 翔鳳 論語說義 發微

淑起陳氏 鱣 簡莊說書

上元 巽之管氏 同 四書紀問 劉寶楠論語正義引

桐城 植之方氏東樹 儀衛軒遺書 漢學商兌

儀徵 芸臺阮氏元 校勘記

溧陽 理叓周氏柄中 四書典故辨正

德清 新田徐氏養原 頑石廬經說

臨海 誠齋金氏鶚 求古錄禮說 鄉黨正義

靜海 若人毛氏士 春秋諸家解

寶應 楚楨劉氏寶楠 論語正義

高郵 伯申王氏引之 經傳釋詞

山陽 彥輔潘氏德輿 養一齋劄記

寶應 叔俛劉氏恭冕 論語正義

定海 薇香黃氏式三 論語後案

當塗 心伯夏氏炘 學禮管釋

霍山竹如吳氏廷棟　拙修集

家懃思先生諱植　四書參註

論語經正錄

淡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學而第一

朱子文集答張敬夫學而說此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爲別初無意義但學之爲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學也者以字義言之則己之未知未能而效夫知之能之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獨專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蓋始乎爲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是也蓋

伊川先生之言曰今之學者有三辭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其精純盡在此書而此篇所明又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

朱子語類壽昌錄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

又僩錄學而篇皆先言自修而後親師友有朋自遠方來在時習之後而親仁在入則孝出則弟之後就有道而正焉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

後毋友不如己者在不重則不威之後今人都不公自修祇專靠師友說話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朱子語類[輔錄]問注云學之爲言效也效字所包甚廣曰博學謹思審問明辨篤行皆學效之事也

又[錄]今且理會學是如何然後理會時習蓋人祇有一心天下之理皆聚於此此是主張己一身者若心不在焉得理來且說爲學有多少事孟子祇說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

又[安卿錄]或問學而時習不是詩書禮樂然詩書禮樂亦不得聖人之學與俗學不同祇爭在此聖賢教

人讀書要知所以爲學之道俗學讀書便祇是讀書更不理會爲學之道是如何

又（寓錄）蕭定夫說胡致堂云學者何仁也曰學字是甚底之字若止云仁則漸入甚形體去所謂學者每事皆當學便實

又（僩錄）問程子二說時復思繹是就知上習所學在我是就行上習否曰是如此

又（賀孫錄）伊川意是說習於思天下事若不先思如何行得說習於行者亦非外於思思與行亦不可分說

又（祖道錄）緊要在學而時習之到說處自不能已今人學而不能久祇是不到可說處到學而不能自已則久久自有此理

又祖道錄大抵私小之人或有所見則不肯告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己有所得足以及人信從者自遠而至其眾如是安得不樂

又夔孫錄或謂朋來講習之樂為樂曰不似伊川說得大蓋此道理天下所公共我獨曉之而人不曉亦自悶人若有朋自遠方來則信向者眾故可樂若以講習為樂則此方有資於彼而後樂其為樂也小矣

又僩錄人不知而不慍自是不相干涉己為學之初便是不要人知至此而後真能不要人知爾若煅煉未能得十分成就心固有時被其所動及到此方真能人不我知而不慍也

又夔孫錄不慍不是大故怒心中略有不平之意便是

慍此非得之淺蓄之厚者不能如此

又（時舉錄）樂公而慍私君子有公共之樂無私己之怨

朱子文集（答陳明仲）人不知而不慍和靖所謂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者最爲的當蓋如此而言乃見爲己用心之約處若以容人爲說竊恐爲己之心不切而又涉乎自廣狹人之病其去道益遠矣

朱子論語或問所謂學者有所效於彼而求其成於我之謂也以己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皆學之事也曰學而時習何以說也曰言人既學而知且能矣而於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又以時反復而溫繹之如鳥之習飛然則其所學者熟而中心說懌也蓋人而不學則

要以知其所當知之理要以能其所當能之事固若
冥行而已矣然學矣而不習則裵裒扞格而要以致
其學之之道習矣而不時則功夫間斷而要以成其
習之之功是其胷中雖欲勉焉以自進亦且枯燥生
澀而要可嗜之味危殆杌隉而要可即之安矣故旣
學矣又必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
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從容於朝夕俯仰之中
凡其所學而知且能者必皆有以自得於心而不能
以語諸人者是其中心油然說懌之味雖芻豢之甘
於口亦不足以喩其美矣此學之始也日以善及人
而信從者衆若何而樂邪曰理義人心之所同然非
有我之得私也向也吾獨得之雖足以爲說矣然以

之告人而人莫之信以之率人而人莫之從則是獨擅乎此理而舉世傒傒不得於其心之所同也是猶十人同食一人既飽而九人不下咽則吾之所說雖淡亦曷爲而能達於外邪今吾之學所以得於己者既足以及人人之信而從者又如此此其衆也則將皆有以得其心之所同然者而吾之所得不獨爲一己之私矣夫我之善有以及於彼彼之心有以得乎我吾之所知者彼亦從而知之也吾之所能者彼亦從而能之也則其懽忻交通宣揚發暢雖宮商相宣律呂諧和亦不足以方其樂矣是學之中也曰人不知而不慍何以爲君子也曰常人之情人不知而不能不慍者有待於外也若聖門之學則以爲己而已本

非爲是以求人之知也人知之人不知之亦何加損於我哉然人雖或間此矣而信之有不篤養之有不厚守之有不固則居之不安而臨事未必果能眞不動也今也人不見知而處之泰然且略無纖芥含怒不平之意非成德之君子其孰能之自是日進而不已焉則不怨不尤下學上達雖至於聖人可也此學之終也

金仁山履祥曰古人爲學是先從事上學所謂先覺之所爲是其行事踐履文辭制度凡詩書六藝之文皆先覺之所爲也朱子於或問中論學分知能集注蓋合言之夫聖賢先覺之人知而能之知行合一後覺所以效之者必自其所爲而效之蓋於其言行制

佗而體認之也

羅整菴 欽順 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夫子之所以教即學者之所以學也學文修行皆要時時習之而忠信其本尤不可須臾失焉者也

刁蒙吉 包 曰學兼知行又當兼身心說內凝其志氣而無邪思以心習也外肅其威儀而無妄動以身習也致知力行時時砥礪乎身與心時習之學乃無遺義矣

楊賓實 名時 曰先王之教祇是詩書禮樂王制所謂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所謂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四者已該括知行論語背章學字即指此

家휇忠先生日疏訓學字以誦習經業爲言朱子注
大學謂講習討論之事此以效字訓之以明善復
初實之義兼知行蓋於合下誦習中推出所以然之
義竊謂但以誦習爲言未免失之太淺然誦習是知
一邊事亦學之實業也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則當日亦以讀書爲學可知但聖門知行並進如以
顏子不遷怒貳過君子敬愼爲好學則又在行一邊
言之不似後世口耳記誦已耳
鹿伯順著繩日日說樂不慍向非於人所不見之地
有內省不疚之功何以如此眞切如此超脫此章是
孔子自寫生面全重時習蓋本心難昧未嘗不知修
持祇轉念易棄學而易厭時習則功夫無閒本體流

行深造自得欲罷不能說可知矣

汪雙池 烜 曰程注時復思繹是時習在心致知之事也學將以行之云云是時習在事力行之事也謝注坐如尸立如齊錯舉二事以見時時事事莫非學習也蓋此道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故學之習之亦無事而不在無時而可間內專於心外專於事知行相軌淺深相引生熟相因新故相繹此中原無止境到純熟時便是君子

沈闇齋 近思 曰學字兼知行敬思繹浹洽知之精也所學在我行之實也坐如尸立如齊居敬之密也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居敬以成始成終聖賢之學其有出於此者乎

齊節初夢龍曰樂非幸人之信從於我也孔子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物我之間天理流行蓋方於此樂見之

張楊園履祥曰朱子謂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不知豈特爲人忽易而已甚者賤辱之咎責之怨惡之甚所不至舜之於家文王於朝孔孟於春秋戰國之世一時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其孰能知之當時而能不慍豈非甚難非甚盛德何以履之而泰然乎

何義門焯曰此與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同意非謂世無見用者也此對上說樂故云不慍中庸對上半塗而廢故云不悔

陸稼書隴其曰不慍不可謂爲置之度外不屑教誨

亦是不慍息邪距淫亦是不慍居夷浮海亦是不慍
三月無君皇皇如也亦是不慍此心不動祇在道理
上便是不慍
吳竹如廷棟曰一有近名之心其志遂隱爲毀譽所
奪雖日從事於道義皆徇外爲人矣故必遯世無悶
不見是而無悶乃爲爲己之學
金仁山曰學至於說則其進不已其應不窮其教不
困故及人而樂及人而樂則其心不私其量能大所
以進於君子
汪雙池曰集注學之正正字與省節注明善復初相
應蓋異學末學亦俱有習說朋來之閱歷到頭究竟
不是君子乃知學之正三字乃君子源頭朱子喫緊

爲人處不可忽也

王船山夫之曰論語是聖人徹上徹下語須於此看得下學上達同中之別別中之同如學而時習之章聖人分中亦有此初學分中亦有此夫子祗就其所得者約略著此數語而加之以詠歎使學者一日用力於學早已有逢原之妙終身率循於學而不能盡所得之淺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朱子語類節錄問當說本立而末生何云道生曰本立則道隨事而生如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

順可移於長

又賀孫錄問本立道生曰如人能孝弟漸漸和於一家以至親戚故舊漸漸通透

又僩錄或說孝弟之人發於它事無不和順曰人不孝弟則此理中斷下面更生不去承接不來所以說孝弟爲仁之本

又璘錄問孝弟仁之本是良心曰不須如此說祇平穩就事上觀有子言其爲人孝弟則必柔恭柔恭則必無犯上作亂之事是以君子專致力於其本然不成如此便止故曰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蓋能孝弟便須從此推去故能愛人利物

又伯羽錄問孝弟爲仁之本曰此是推行仁道發政施

仁之仁非克己復禮爲仁之仁然亦祇是一理爲仁之本就事上說克己復禮就心上說本字是大學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意思理一而分殊雖賢乎一視同仁然不自親始亦不得

又賀孫錄 爲仁以孝弟爲本卽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皆發於心德之自然故論性以仁爲孝弟之本爲仁以孝弟爲本仁字是指周徧及物者言之以仁爲孝弟之本仁字是指本體發動處言之否曰是道理都自仁內發出首先發出爲愛愛莫切於愛親其次便到弟其兄又其次便到事君以及於它皆從此出

朱子文集荅張敬夫葢莫非道也而道體中又自有要約根本處非離道而別有本也如云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此所謂本也無它達之天下也則是本既立而道生矣

又荅董叔重問仁固孝弟之本有仁而後有孝弟然仁道生也生莫先於孝弟蓋其油然內發至精實而無僞自然不可已者莫如愛親從兄之心故伊川曰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推行仁道自孝弟始是乃行仁之根本也根本既立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至於廓然大公無所不愛而有以全盡其仁道之大則皆由此本既立而自生生有不可遏者自此所謂本立而道自生也生者生生不窮之意伊川所謂其

道充大是也非挻本而漸生之謂曰大槪且用此意
涵泳久之自見得失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仁何以爲愛之理也曰人稟五
行之秀以生故其爲心也未發則具仁義禮智信之
性以爲之體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誠實之
情以爲之用葢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爲惻
隱火神曰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爲恭敬金神曰義
則宜之理也而其發爲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
而其發爲是非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爲
忠信是皆天理之固然人心之所以爲妙也仁之所
以爲愛之理於此其可推矣或曰然則程子以孝弟
爲行仁之本而又曰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何也

曰仁之爲性愛之理也其見於用則事親從兄仁民愛物皆其爲之之事也此論性而以仁爲孝弟之本者然也但親者我之所自出兄者同出而先我故事親而孝從兄而弟乃愛之先見而尤切人苟能之則必有不好犯上作亂之效若君子以此爲務而力行之至於行成而德立則自親親而仁民自仁民而愛物其愛有差等其施有漸次而爲仁之道生生而不窮矣又豈特不好犯上作亂而已哉此孝弟所以爲行仁之本也曰然則君子之務孝弟特以爲爲仁之地也耶曰不然仁者天之所以與我而不可不爲之理也孝弟者天之所以命我而不能不然之事也但人爲物誘而忘其所受乎天者故於其不能不然者

或忽焉而不之務於此不務則於其所不可不爲者亦無所本而不能以自行矣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蓋以爲是皆吾心之所固有吾事之所必然但其理有本末之殊而爲之有先後之序必此本先立而後其末乃有自而生耳非謂本欲爲彼而姑先借此以爲之地也大率聖賢之言若此類者甚衆皆以是說求之則不失其立言之旨矣曰然則義禮智信爲之亦有本耶曰亦孝弟而已矣但以愛親而言則爲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爲義之本也其敬乎親則爲禮之本也其知此者則爲智之本也其誠此者則爲信之本也蓋人之所爲五常百行之本無不在於此孟子之論仁義禮智禮樂之實者正爲是爾此其

所以爲至德要道也歟

朱子文集答范伯崇性中祗有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要體會得是若差郎不成道理葢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外别有一物名孝弟乎但方在性中則但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攝孝弟在其中但未發出未有孝弟之名耳非孝弟與仁各是一物性中祗有仁而無孝弟也猶天地一元之氣祗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不曰江淮河漢言木而不曰梧檟樲棘非有彼而無此也

羅雙江豹曰孝弟是初心萌芽至眞切處孩提不待學慮而自知自能者人能培養得此眞念不息則氤氲化醇資生資始萬物育焉故曰爲仁之本

汪雙池曰子貢務博施盤氏言兼愛人多向空闊處求行仁而切近處不理會故有子約而反之使人務孝弟葢切近處實踐則天理本心自油然而生滿腔惻隱抑遏不住所謂本立道生也

焦廣期 袁熹 曰延篤論仁孝略云耳目手足功雖顯外本之者心草木之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仁以枝葉扶疏爲大孝以心體根本爲先案篤之所言仁者與有子言爲仁正同皆以及物功用爲言故有四體枝葉之喻本立道生得此論其義著明葢漢儒之篤論也

王伯厚 應麟 曰有子曾子竝偁然斯道之傳唯曾子

得之而有子之學無傳焉曾子守約而力行有子知之而已智足以知聖人而未能力行也家語稱其彊識好古道其視以膂得之者有聞矣曰學者學有子可乎曰孝弟務本此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聖人之學莫先焉未能服行斯言而欲淩高厲空造一貫忠恕之域吾見其自大而無得也學曾子者當自有子孝弟之言始

尹元孚會一曰尹侍講謂學者所以學為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為人之道而已觀學而次章即記有子之言可知大指人自習焉不察耳

案孝弟為行仁之本義固正大觀井有人焉人偕佗仁則此章仁字似亦人之偕字如佗人字解與

章皆其為人也句相應義甚直截初學記友悌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論語俱作其為人之本與可備一解

陸稼書曰程子性中曷嘗有孝弟一句明季講家淡詆之謂與告子義外同病不知告子是言義非性中所有程子是言孝弟在性中祇包在仁內天淵不同

用詁謹案程子此語近漢學家詆之尤力然細玩此段語意是荅孝弟為仁之本之問恐人以用為體則不識大本也此義以未發已發言之其理易明蓋仁性也孝弟仁之用也性之未發生意渾淪無所不備祇可謂之仁不可謂之孝弟至其已發及於親而後為孝

及於兄而後爲弟是孝弟乃仁之所發而未

發之性不得以孝弟名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朱子語類不知何氏錄巧言令色鮮矣仁祇爭一爲己爲人且如動容貌正顏色是合當如此何害於事若爲此務以說人則不可

又南升錄祇是心在時便是仁若巧言令色之人一向逐外則心便不在安得謂之仁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子於首章既以仁爲愛之理矣於此又以爲心之德何哉曰仁之道大不可以一言而盡也程子論乾四德而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推此而言則可見矣蓋

仁也者五常之首也而包四者惻隱之體也而貫四端故仁之爲義偏言之則曰愛之理前章所言之類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此章所言之類是也其實愛之理所以爲心之德是以聖門之學必以求仁爲要而語其所以行之者則必以孝弟爲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則必以巧言令色爲甚記語者所以列此二章於首章之次而其序又如此欲學者知仁之爲急而識其所當務與其所可戒也

用語謹案或問以心之德屬此章蓋是集注未改之本

許白雲謙曰此章大意似聖人觀人然未嘗不警省學者觀其辭甚嚴蓋警省學者之意爲多

又曰集注以專言之仁當之若總而言致飾說人全是私意故天理泯分而言巧言是要信令色非莊是要禮不能守正而求說於人是不知義外飾欲欺人而終爲識者所知是不智一舉而心德皆亾

胡雲峰炳文曰剛毅木訥之質近仁巧言令色之心不仁蓋在外者惟務致飾以說人在内者固已自失其所以爲人矣上文犯上作亂是剛惡此是柔惡聖人深惡焉

何義門曰此與下章連類記正是提撕教人加之省察切己返求從言貌細微處實做功夫非汗漫觀人之浛

顧亭林炎武曰天下不仁之人有二一爲好犯上好

佗亂之人一爲巧言令色之人自幼而不孫弟以至於弑父與君皆好犯上好佗亂之推也自脅肩諂笑未同而言以至於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皆巧言令色之推也然則學宜如之何必先之以孝弟以消其悖逆陵暴之心繼之以忠信以公其便辟側媚之習使一言一動皆出於其本心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夫然後可以修身而治國矣

黃勉齋 幹 曰仁性也旣曰愛又曰心何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所以爲德語其全體而極其大用不過生生而已生之外無它道也天地以是爲心而人得天地之心以爲心故其所以爲仁者愛是也仁固主於愛然人心有仁有義有禮有智其所爲德者非

一仁包四德而貫四端則凡吾心之全德莫非仁也
論仁之所專主而至切者則曰愛論仁之所兼統而
至廣者則曰心不若此不足以盡其義也曰愛矣而
又曰愛之理曰心矣而又曰心之德何也愛自是情
仁自是性程子言之矣愛非所以言仁也曰愛之理
則是仁乃愛之理而非愛也蓋指性而言也合性與
知覺有心之名張子言之矣言心則合性與知覺而
言曰心之德則專指此心所得之理所謂性也而凡
所具之理皆在其中矣既曰愛之理心之德則釐而
爲二矣又曰其實愛之理所以爲心之德何也論其
專主而至切者固曰愛之理然其兼統而至廣者亦
豈離乎愛之理哉故仁者生意之生也夏者生意之

長也秋者生意之斂也冬者生意之藏也蓋無適而非生意也方其靜也則一生意足以包四德及其動也則一生意足以貫四端愛之理心之德又豈有二事哉但別而言之使其部分位置截然不亂又合而言之使其倫理脈絡渾然無間也

家鱉息先生曰惟其爲心之德故所得於天地者必當全受全歸盡其性而得其本心而事皆當理推其極必至於全體天理無一豪人欲之私而後心之德無虧惟其爲愛之理故所得於天地生物之心者發之最先莫切於身所從生之一本而愛親敬兄之心孩提卽具推其極又必至於利民濟物無一物不得其所然後愛之理無虧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朱子語類（蓋卿錄）爲人謀而不忠不惟欺人乃是自欺且說爲人謀而不忠後此中是幾多病痛此便是謹獨之道理

又（時舉錄）人之本心固是要忠信但見是別人事便不如己事切若計較利害此病猶輕惟是未計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此病最重纔有此軀殼便自私佛氏所謂流注想者是也但其端甚微直是要省察

又（銖錄）曾子三省是當下便省省得便改不是事過後方改

又（安卿錄）問爲人謀交朋友是應接事物時若未爲人

謀未交朋友之時所謂忠信如何曰程子謂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若未接物時如何爲善祗是主於敬此是存養此心在此照管勿差失便是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處

又恪錄問程先生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誠是忠信否曰是問集注說三者之序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曰大抵聖賢許多語皆以忠信爲本之意若無忠信便不是人如何講學

又道夫錄問尹氏謂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莫須博學而後守之以約否曰參也魯其爲人質實心不在外故雖所學之博而所守自約

又方子錄曾子之學大率力行之意多守約是於樸實

省氣力處用功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程子所謂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何也曰盡己之心而無隱所謂忠也以其出乎內者而言也以事之實而無違所謂信也以其驗乎外者而言也然未有忠而不信未有信而不出乎忠者也故又曰發己自盡謂忠循物無違謂信此表裏之謂也亦此之謂而加密焉爾曰程子又謂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者何也曰冓章五常之目已具此意矣夫信之爲信實有之理也凡性之所謂仁義禮智實有而無妄者信也所謂實理者是也其見於用則出於心而自盡者謂之忠以循物而無違者謂之信而凡四端之發皆必以是爲主焉所謂以人

言之是也蓋五行之氣各居乎一方而王一時惟土
無不在故居中央而分王於四季是乃天理之本然
而人之所稟以生者莫不象之此人之所以克肖天
地而爲萬物之靈也

黄勉齋曰爲人謀則必欲實盡其心交朋友則必欲
實踐其言講學於師則必欲實用其力蓋曾子天資
醕厚志學懇篤其於大學既推明誠意之旨而傳之
子思又斷以誠身之義至其自省又皆一本乎誠蓋
不極乎誠則凡所作爲無非苟簡滅裂是豈足以盡
人事之當然而合天理之本然哉

金仁山曰傳不習乎程伯子作傳之於人以上二事
例之爲人交友俱爲及人之事則此傳當從程子之

說乃傳業與人者傳業與人而不習於己正鄭氏所謂講時爲學者誦之師不心解者不習而傳豈不誤人蓋此三事乃及人之事常情所易忽故曾子於此三事日省吾身恐以爲不切己而有所不盡也其事雖屬及人而不忠不信不習則其失實爲切己故曰省吾身此三言日用交際所必有故忠信習隨事而必省所以曰日省

用誥謹案集解何曰傳不習乎言凡所傳之事得亟素不講習而傳之乎程子蓋從古說

王方麓(樵)曰君子不從形骸起念故處己處人其心一致事之成敗利鈍雖非吾所能逆睹而理當如是以爲之處者少有一毫之不盡即爲不忠蓋盡己之

謂忠到得盡己則理之所可爲爲己爲人皆逝不盡矣常說爲人謀不如自爲謀之盡則爲不忠此猶是纔說

芮嵩子長恒曰人苟知爲己之學未有不致嚴於自治者惟是物我交關之際功在隔體而寬假之意或從而問之故曾子日省必以是三者爲切身之責而加察焉蓋逝所不用其誠也

孫懿齋嘉淦曰三省當提忠信作大主腦而從最易不忠不信者日省其身方見曾子務本守約得聖學之眞傳處蓋忠信好學聖人爲誨之實功全在乎此

焦廣期曰忠信之心不言不動而存參前倚衡而不可失者也爲人謀則用其忠交朋友則用其信此一

事之忠信也而全體之忠信亦在焉故注言忠信爲
傳習之本正謂夫忠信之常存者耳
陸稼書曰言省察即有克治克治不嚴省察亦徒然
耳須於氣稟物欲中力戰得勝方立得身定方是眞
能省察曾子於三省苟向有格物致知功夫於道理
已明故其所省者如此若學者未曾有格致功夫忠
信習三字尙認不淸省字便難下手又三省是動時
功夫須靜時能存養此心動時方能省察若靜時不
知存養則到動時手忙脚亂如何能省
家懿忠先生曰忠信之義絜矩章注云發己自盡爲
忠循物無違爲信用明道語也三省章注云盡己之
謂忠以實之謂信用伊川語也然循物無違止可訓

絜矩章之信而於先章未能皆合故陳北溪謂伊川方說得塙實須知忠者信之本信者忠之發朱子曰忠信祇是一理自中心發出便是忠驗之事謂之信此即明道所謂表裏之義也故忠多以事君言信多以出言言又如不疑爲信又對色莊則正顏色近信皆忠信之一義惟盡己以實四字於義塙當而該括又忠信之信與五常之信亦有別朱子曰人之所以爲性者五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眞實无妄之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眞實而无妄者也陳北溪曰五常之信以心之實理言忠信是就人用功夫上立字其說是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朱子語類錄伯羽 堯是初頭出治第一聖人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欽是第一字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己之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祗是不會專一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祗是主一曰主一是敬字注解要之事無大無小常令己之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亦如此

又錄伯羽 問敬事而信疑此敬是小心畏謹之謂非主一無適之謂曰遇事臨深履薄而爲之不敢輕不敢慢乃是主一無適

又錄僩 根本功夫在敬能敬則下面許多事方照管得到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此敬字孔子曰修己以

敬此是最要緊處

又賀孫錄有此五者而後上之意接於下下之情方始得親於上上下相關方可以爲治聽此五者則君抗然於上而民蓋不知所向

又木之錄問學而一篇多是務本之意此章言及爲政如何曰此是爲政之本如尊五美屏四惡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之類聽此甚本如何做去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千乘之說包氏馬氏孰爲得邪曰此義蓋嘗攷之疑馬氏爲可據蓋如馬氏之說則八百家而出車一乘如包氏之說則八十家而出車一乘凡車一乘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而馬牛兵甲糧糗芻茭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給也然與孟子王

制之說不同疑孟子未嘗盡見班爵分土之籍特以傳聞言之故不能無小誤若王制則固非三代古書其亦無足據矣

朱子文集井田類說 書曰天秩有禮天罰有辠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衆衆班志並作終字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地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坑塹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

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於農隙以講事焉

黃勉齋曰師說以敬字惟畏字近之葢敬者此心肅然有所畏之名畏則心主於一也

蔡覺軒模曰敬該動靜主一亦該動靜此章敬乃主動而言

金仁山曰敬信節愛是其所存至於政則必有法制

禁令紀綱文章夫子荅問政者亦多從身心說葢其
時先王之制數尚多毋恙但治國者毋是心故其政
不行爾至孟子時先王制數廢改殆盡故孟子之論
治國往往兼制數言之
許魯齋衡曰德性是學問中大節目不可須臾離也
聖人言論句句是尊德性一有失墜萬事隳敗如道
千乘之國不說制度如何祇說敬事而信節用而愛
人使民以時
陸稼書曰胡氏謂五者以敬爲本朱子有反覆相因
之說皆論道理如此在夫子祇是平說敬字淺言之
可包下四件修己以敬是也淺言之則遇事謹慎之
意不必說到包括衆善此章之敬是也信者不用權

訖不朝更暮改皆是眞塙之誠表裏如一始終如一

雖事勢之窮亦有濟以變之時而眞塙者常在終是

守常之時多濟變之時少節用不必說節非徧嗇而

常節者務欲返一國奢靡之習而同歸於樸變人不

必說變非姑息而常變者務欲合一國臣民之衆而

共遊於蕩平

何北山基曰主一者指示所以持敬之要用力之方

昭然易見朱子所謂身在是則心在是而無一息之

離此靜中之主一也所謂事在是則心在是而無一

念之離此動中之主一也若無適二字則又爲主一

再下注脚主一自然無適無適方爲主一觀程子主

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二語敬之爲敬可得而持矣

朱子曰敬者主一無適之謂尤約而明

王船山曰案周制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方十里爲成一成之地提封百井三分去一六十四井而出長轂一乘旁三十六井鄭氏以爲治洫據班孟堅說則是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圃術路也今從班說孟子言公侯之地方百里則提封萬井僅得戎車百乘而王制鄭注本周官以爲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封諸侯大國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方五百里之國提封二十五萬井方四百里之國提封一十六萬井是大國當出賦二千五百乘次國當出賦一千六百乘皆不啻千乘而千乘之賦計其提封當十萬井以開方法計之

大略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視伯國稍大何云大國所以然者周官之說兼封域之地計里而為疆而賦車之制以實耕之田計夫而出乘案周官有上地不易之田百畞中地一易之田二百畞下地再易之田三百畞之差通計其率殆亦三分去一方五百里之國計二十五同周官以方百里為同以一同之地建國立郊遂餘二十四同三而二則十六同也可出車千六百乘方四百里之國計十六同以一同立郊遂餘十五同三而二則十同也可出車千乘所謂千乘之國也蓋周制上公惟宋一國宅卽有大功如周召及太公皆僅封侯故千乘卽為大國也是則周禮言分封之制固詳於孟子而孟子言諸侯皆去其籍則得之傳

間以殷末周初之制言之而非周公之典也

雷介菴學淇曰千乘之國古注馬說爲長馬引司馬

泆何氏謂之周禮蓋司馬泆百五十五篇乃周之軍

禮卽周官之政典也此與大司徒五等封地之說不

甚合彼言封建之大凡此言賦軍之實數故曰地方

三百一十六里或多於此或少於此則司徒五等之

封是已然三百一十六里其地千成成出革車一乘

是兼溝涂里巷一易再易之地言之非謂九百夫家

始出一乘也鄭康成小司徒注引司馬泆曰夫三爲

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

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

二十人蓋宮室涂巷三而去一不易一易再易通率

二而當一故一成惟有三百家由是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同十爲封封方三百一十六里車千乘士萬人徒二萬人是曰千乘之國此周有天下監於二代之通制也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此虎賁謂每乘之士十人也齊之成晉也使公子甄廝率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魯之頌僖公也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此公徒兼士在內皆與此制符合但此三百一十六里是除公附庸之國及名山大川言之若兼并於內則方五百里方四百里實皆此千乘之賦也自古國邑非如棋局之均齊亦止絕長補短約有此數加之山川之國賦入必不及沃饒勤儉之邦供給必減於大國殷索周索戎索

既與貢法助法徹法亦殊故王畿侯國車乘之法又有大偏小偏及甸出長轂七十五人爲一乘等制未可泥以一偏之見也

毛西河奇齡曰問古千乘之國地方百里出兵車千乘故偁千乘之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爲萬井而出千乘是十井出一乘周禮乃謂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則是百里之國止出兵車一百五十六乘何名千乘乎曰周禮小司徒職惟有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其下甸出一乘云云皆司馬法文杜預引此注左傳司馬法者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穰苴曾著兵法至戰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司馬兵

洨而附稷苴於其中名司馬洨然有兩司馬洨兩言出車之制其一又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此馬融引之注論語鄭康成引之注周禮然皆非是大抵侯國以百里爲斷百里之地以開方計之實得萬里孟子方里而井井萬里者萬井也乃以甸出一乘計之甸方八里實得六十四井以成出一乘計之成方十里實得百井百井出一乘則萬井止百乘六十四井出一乘則萬井止一百五十有六乘矣雖爲之說者曰成之十里即是甸之八里以甸八里外有洫溝洫之夫各受一井得二里不出車賦仍是十里然其與千乘之賦則總不合於是馬融謂侯封不

止百里當有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而鄭康成則直據周禮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以求合於成甸出車之數夫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眞周制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之等也故易曰震驚百里言建侯象雷震地止百里而春秋傳曰列國一同一同者百里之地故孟子謂周公太公其始封俱止百里非地有不足而限制如是此在漢後五經諸家如何休張苞包咸范甯輩皆歷爲是說而乃以五等班祿亂周家三等之制以一人之書盡反易春秋尚書孟子王制諸經傳之文豈可訓也

金誠齋鶚曰包氏以爲十井出一乘馬氏以爲百井

出一乘班固刑法志所言與馬氏合諸儒多主之翳獨以爲不然孟子言天子千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又言萬乘之國千乘之家千乘之國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是千里出車萬乘百里出車千乘十里出車百乘也子產言天子一圻列國一同圻方千里同方百里亦如孟子之說以開方之法計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計有萬井萬井而出車千乘則十井出一乘矣若馬氏說百井出一乘則百里之國止有百乘必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乃有千乘與孟子不合包氏合於孟子是包氏爲可據矣哀十二年公羊傳注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一證也馬氏之說則據司馬法鄭康成注小司徒亦引司馬

法云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賈疏通九十夫之地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是三十家也案司馬法未必眞周公之制所言與孟子子產皆不合信司馬法何如信孟子耶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今謂大夫百乘地方百里等於大國諸侯必不然矣或謂司馬法車乘有兩法一云兵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一云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賈公彥以士十人徒二十人爲天

子畿內采地㳂以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畿外邦國㳂此言千乘之國是畿外邦國也一乘車士卒共七十五人又有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此卽將重車二十五人也見杜牧孫子注）共一百人馬牛芻茭具備此豈八十家所能給哉不知天子六軍出於六鄉大國三軍出於三鄉蓋家出一人爲兵也又三遂亦有三軍三鄉爲正卒三遂爲副卒鄉遂出兵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仲達成元年邱甲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徧徵境內賈公彥小司徒疏亦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於鄉遂猶不止徧

境出之是爲千乘之賦然則都鄙固不出兵也江愼
修曰七十五人者邱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
制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正與司馬法合此說得
之然則都鄙卽至出兵而調發之數惟用三十人豈
八十家所不能給哉至於邱乘之法八十家而具七
十五人甚過家一人耳此但備而不用惟蒐田講武
乃行蒐田之事未有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則止七十
有五又何不給之有農隙講武正當人人訓練家出
一人不爲厲民也若夫車馬之費亦自不多古者材
木取之公家山林而甚禁則造車不難馬牛畜之民
閒可給民用不過暫出以供蒐田之用耳芻茭則尤
野人所易得者也且以八十家而出一車四馬又何

患其不給乎或又謂百里之國山川林麓城郭宮室涂巷園囿三分去一三鄉三遂又不出車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則三百乘且不足安得有千乘乎不知百里之國以出稅之田言非以封域言也孟子言頒祿正是言田其曰地方百里者地與田通稱故井地即井田也（王制作田字）皆百里以田言則山川林麓以及涂巷園囿等固已除去矣頒祿必均若不去山川山川天下不同則祿不均矣苟境內山川甚多而封域止百里田稅所出安足以給用乎故知大國百里其封疆必不止此周禮所以有五百里四百里之說蓋兼山川附庸而言也孟子則專言穀土目城郭宮室涂巷等雖有定數然亦非穀土則亦

不在百里之內也先儒三分去一之說亦未必然孟子言方里而井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皆以井計數方里不必其形正方以方田之法算之有九百畝則曰方里地方百里等方字皆如是也然則百里之國不謂封疆其里亦非廣長之里矣孟子言一夫百畝而周禮有不易百畝一易二百畝再易三百畝之說蓋孟子言其略周禮則詳言之也分田必均周禮以三等均之其說至當左傳井衍沃牧隰皐鄭氏謂隰皐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是也是則一井不必九百畝百里之國亦不必九百萬畝以通率二井當一井當有一千八百萬畝矣此亦大槩言之耳天下土田美惡不同其通率未可定也

孟子但舉不易之田而言故曰一夫百畝大國百里

也鄉遂之民皆受田則亦有車乘但其他之之財受於官府故曰不出車非䙴車也夫如是百里之國豈不足於千乘哉包氏之說可䙴疑矣

用詁識案千乘集解馬氏包氏之說不同何氏兼存之朱子或問從馬氏井田類說據班志亦同馬氏然菩廖子晦云千乘之說未有端的證據司馬法說雖占地太廣然以周禮攷之又不止此如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鄭氏讀甸為乘云四邱之地出車一乘乃是六十四井也所云未聞七家出一人之役後宇文周制府衞法乃是七家共出一兵疑於古制亦有所攷然今不可

知矣此類恐當細攷而兼存之以俟知者洪
旁據此書是朱子亦未有定論也今於遵馬
氏者錄王氏雷氏二說遵包氏者錄毛氏金
氏二說庶不失朱子兼存之義以待知者洪

擇旁

雷介菴曰國家使民處甚多不專力役如王伯徵師
鄰封侵伐追胥竭作啟塞從時皆不得已而用衆非
常有者不在以時之例外此若朝聘征伐浚築修作
之類必俟冬月時未至不可使故曰營室之中土功
其始時既過不可使故曰既蟄而收君子不興功蒐
苗之禮雖在春夏農民亦自有隙時且使之不過三
日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朱子語類(僩錄)問汎愛衆曰人自是當愛人無憎嫌人之道理問人之賢不肖己心中須有辨別但交接之際不可不汎愛衛曰下說而親仁仁者自當親其它自當汎愛

又(燾錄)問而親仁曰此亦學文之本領蓋不親仁則本末是非何從而知之

又(明作錄)無弟子之職以爲本學文亦不濟事文是詩書六藝之文古人小學便有此等今皆無之所以難

朱子文集(答呂子約)問入孝出弟謹行信言汎愛親仁蓋爲弟爲子日用出入之實職曠此而從區區於文義

章句閒抑末也程子謂非爲己之學意葢如此曰修弟子之職固所以爲己博學於文以明義理之歸亦爲己也

陸稼書曰一日之閒非出則入非言則行非待人接物則燕居獨處總無一時一事不在天則中放心安得不收德性安得不定氣稟好者以此涵養之自日引而月長氣稟不好者以此變化之亦日異而月不同三代人才所以盛於百世者以其有此蒙養之道也

汪雙池曰此小學切近功夫而大學亦不外是葢孝弟者盡倫之事謹信者踐形之事孝弟爲百行之原故皆及之然孝弟而不謹信亦非所以爲孝弟此卽

慥慥君子夫子所謙爲未能者然敎弟子必自此始也謹信省察克治之端而變衆親仁亦涵養之資變化氣質之助也有餘力而後學文行重而文末也有餘力僅須學文文亦不可緩一以收其放心一以爲行之助雖未及夫大學之致知格物而格致之學亦已於此立其基矣

用詰謹案張南軒云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章雖言爲弟爲子之職始學者之事然充而極之爲聖爲賢蓋不外是汪氏蓋用此說

倪仲宏士毅曰文行二者以本末之重輕言則行爲重故此章先行而後文先本而後末也以知行之先後言則文爲先故四敎章先文而後行先知而後行

也以二章參觀之則文行之不可不並進可見矣

黃東發震曰此章教人爲學以躬行爲本躬行以孝弟爲先文則行有餘力而後學之所謂文者又禮樂射御書數之謂非言語文字之末今之學者乃或反是豈因講造化性命之高遠反忽孝弟謹信之切近乎然嘗患之二者本非異旨也造化流行賦於萬物是之謂性而人得其至粹善性發見始於事親是之謂孝而推之爲百行是孝也者其體源於造化流行之粹其用達爲天下國家之仁本末一貫皆此物也故論語一書首章先言學次章即言孝弟至於性與天道則未嘗輕發其秘豈非孝弟實行正從性與天道中來聖門之學惟欲約之使歸於實行哉

用訴謹案或問附錄蘇氏之說朱子謂有以
正近世好高躐等之失尤學者所宜詳味黃
氏說與此意同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
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朱子語類德明錄問賢賢易色有二說曰變易顏色有
偽為之者不若從上蔡說易其好色之心方見其誠
也

又儒用錄問賢賢易色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亦說
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已分明說矣

又安卿錄事父母能竭其力凡事當盡力為之不可挨
推祇做七八分留兩三分

又明倫錄事君能致其身集注謂不有其身是不為己之私計也

金仁山曰賢賢易色好善之誠也大學誠意章所謂如好好色是也人惟有誠切好善之心故於孝弟忠信之事無所不用其極所以賢賢易色居首

張楊園曰凡人無好是懿德之心則無為善之日矣蓋秉彝之良已盡喪也子夏以賢賢易色為首而繼之以竭力致身有信以無此賢賢之誠則子焉何難不父其父臣焉何難不君其君朋友何難相傾相賣雖使多見多聞適以濟其惡而已

黃勉齋曰子夏此語與曾子三省是皆心存乎誠求造其極者也然子夏務實行而抑文學曾子務實行

而兼傳習則曾子之用功愈密而用心愈宏是則子夏之所不能及矣

辛復元全曰此章非說學貴實行是說學問有益世人祇說人能敦倫便是學問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不知學不分明豈能敦得倫紀且子夏以文學著名豈有爲廢學之語

王船山曰本文之旨原以攷學之成而非泛論人品使其抑學揚行則當云雖其未學亦與學者均矣子夏重學以破一切高遠之說謂此親賢盡倫之事人有妄謂其無假於學者而我必謂非務學之至者不足與此則天下豈有不學而能之聖賢哉上四段據現成人品說非就用力敦行者說則亦憑空立此一

規格以驗學之所至自吾必謂之學矣是聖學異端一大界限破盡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一流邪說於此見子夏篤信聖人處知此而後知集注之精

案集注解末二句學行竝重義自精當黃勉齋謂子夏務實行而抑文學即外注吳氏意語類中亦有如此說者李復元王船山則謂子夏語意仍是重學今兩存其說讀者分別觀之可也

黃薇香式三曰賢親君友各盡其道如此必其心之真摯常以古人自期而讀書窮理務孜孜於大端者陸稼書謂子夏想實行之人因忠實學之重是也雖曰未學假設之虛辭與雖賞之同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

者過則勿憚改

朱子語類伯羽錄今爲學約而易操者莫如敬敬則凡病皆可去如不重則不威莊敬是總腦必敬而後能不輕主忠信亦先因敬不敬則誕謾而已何以主之毋友不如己亦然重亦不難見如人言語簡重舉動詳緩則厚重可知言語輕率舉動輕肆飛揚淺露其人輕易可知

又南升錄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人不忠信如木之無本水之無源一身都空矣今當反看此身能盡己之心能不違於物乎若未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則是不忠信凡處事接物皆不誠實且謾爲之如此四者皆修身之要主忠信又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

冠尊瞻視祗是色莊爲學亦是且謾爲學取友未便盡誠改過亦未必眞能改過故爲人須是主忠信學而一篇再三言之

用諸謹案上條云敬爲此章總腦此又云主忠信最要盡誠敬二義必兼之而功乃至

又義剛錄交朋友須求有益不如我者便無敬畏之意而生狎侮之心如此則無益

又壯祖錄問有不勝己者終不可與處乎曰若不勝己者來求於我則不當拒之聖人此言但教人求友之法耳

又時舉錄程子所謂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最要在速字著力凡有過若今日不改過愈深則善愈微若

從今日便改則善可自此而積

朱子文集答呂子約問主忠信後於不重則不威曰聖賢所言為學之序例如此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竪起來不如今人動便說正心誠意入無形影無稽考處去也

朱子論語或問曰不如己之說程子周尹氏以為不忠信者楊氏亦以為合志同方者如何曰此蓋不欲自謂人不如己而生自滿之心且慮夫必勝己者而後友之則勝己者又將視我為不勝己而不吾友耳其意已善矣然考之不詳而慮之或過則亦不得而不論也蓋人之賢否優劣隱之於心則有準則非彼我好惡之私所能蔽也故學者之心雖不敢輕謂人

不如己然至於接人待物之際或親或疏或高或下亦有不容以分別爲嫌者故於齒德之殊絕者則尊而師之於賢於己者則尙而友之其不若己者雖不當就而求之以爲吾友然亦必有矜而容之勉而進之是皆理勢之自然非我之敢爲自滿而亦未嘗輕以絕人也彼賢於我者其視我者亦若是耳又何自棄我爲哉且世之陋者之所以樂以不若己者爲友者其故亦可知已蓋樂於縱恣故憚直諒者之正己而不敢親安於淺陋故忌多聞者之少己而不肎問至於凡庸委瑣之流則喜其臨己而足以爲高便辟佞柔之從則說其下己而足以自肆也夫其所以定取舍者如是是以賢智日遠而所與居者莫非厮役

從隸之人雖有美才匪質亦且忽不自知而墮於小人之歸矣是則聖人安得不一言以警之然亦何嘗使之輕爲自滿而謂人莫己若也

黃勉齋曰外厚重而內忠信則其本立友勝己而速改過則其德進

陸稼書曰重卽整齊嚴肅之意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重字注腳不重則孟子所謂暴其氣也不重而褻威嚴固害事不重而學不固尤害事葢學必濳沈而後能固不重則浮學必鎭靜而後能固不重則躁讀書窮理之功必隨得而隨失省察克治之念必乍密而乍疏在初學之士必難成就卽積學之士亦且多蹉佗

何北山曰主者謂凡事必靠此忠信爲本而不容它有所之之謂也夫忠者發於心之實也信者見於事之實也專以爲主則其一言一動一謀一爲其始終表裏悉不出於實而虛僞之妄念自將消磨泯滅悉妄之眞體由是可以漸復是乃思誠之機要而作聖之階梯也

胡敬齋居仁曰主忠信便是實行知識有餘而實行不足悉以有諸己

又曰人有過貴於能悔悔而不改徒悔而已於己何益改過最難須實做操存省察功夫使吾身心謹密放辟之心不生則大本堅固過失雖覺而不行也若欲防患於預須以敬爲主不使須臾慢忽

胡雲峰曰此過也而集注以爲惡曰長者甚心失理
爲過有心悖理爲惡自治勇則過可反而爲善自治
不勇則過必流而爲惡
汪雙池曰九容威重之則也九思忠信之主也學之
固所以明善也忠信所以誠身也抑抑威儀惟德之
隅君子敬以直內重威非止以固學而已也然不重
不威則學且不固矣甚以明道而況於進德乎然從
曰威重則又或色莊於外而知而不行以實之則學
亦徒學而已故學既固矣則必主忠信以力行之斯
所學者在我由是而又愼於取友則德日進矣勇於
改過則善日純矣此君子之學也
用詰謹案據外注游氏說晉節學字義兼知

行主忠信以下皆學之事也汪氏以明善言學則學字義專屬知主忠信改過乃行之事所謂四項平開而先後有序也

眞西山德秀曰論語言忠信不言誠至子思孟子然後言誠葢誠指全體而言忠信指用功處而言忠是盡於中者信是形於外者有忠方有信不信則非所以爲忠二者表裏體用之謂心無不盡之謂忠言與行無不實之謂信盡得忠與信即是誠故孔子雖不言誠但欲人於忠信著力忠信無不盡則誠在其中矣孔子教人大抵祇就行處說行到盡處自然識得本源子思孟子則竝本源發出以示人其義一也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朱子文集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慎終追遠自是天理之所當然人心之所不能已者人能如此則其德自厚而民化之矣今下一蓋字則是所以爲此者乃是欲以養德而其意不專於慎終追遠矣

許白雲曰常人之情於親之終悲痛之情切而戒慎之心或不及親遠而祭恭敬之心勝而思慕之情或疏君子存心則加於此送終既盡擗踊哭泣之情又慎喪死之禮如禮記殯而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之類祭遠者既盡孝敬之意又致追慕之情如禮記所謂祭死者如不欲生霜露既降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有怵惕之心之類如此則過於常人其德爲厚上之人既如此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朱子語類寓錄問良易直也曰此心不傾險不亂戾自是平易簡直樂記言易直子諒之心昝人改子諒作慈良良是人之初心慈愛良善便是元者善之長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皆是此心聖人教人先要求此心正爲萬善之總處

又明作錄儉謂節制非儉約之謂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

又夔孫錄聖人德盛不備此五者皆有謙退不自聖之意思故人皆親信而樂告之也

又（德明錄）此子貢舉夫子可親之一節且論全體須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又（時舉錄）溫良恭儉讓要看此五字是如何氣象深體之於我則見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即之意思

朱子文集（答林德久）問夫子溫良恭儉讓伊川以爲盛德光輝接見於人者也學聖人者其德性當如何涵養恐是持敬爲先否曰持敬固是本原然亦須隨事省察去其不如此者

楊賓實曰子貢之稱夫子有文章性道及焉不學矣富日月升天等章而示人學聖之要變化氣質之道未有先於聞政章者揭夫子之溫良恭儉讓使人望而仰之則而象之有不覺鄙戾驕慢之潛消者甚

行不與於此顯示其眞學聖者舍此奚從焉

又曰溫良恭儉讓此夫子之容貌言色辭氣也曾子所倆三貴遠暴慢鄙倍而近信巻隨時隨處存心檢察求庶幾乎此也顏子從事四勿於視聽言動克己以復於禮好問虛受忘怒不校與夫子氣象不相遠分之爲三爲四合之總歸於威儀此聖人無行不與之敎故述子貢之倆聖以此爲首而紀顏曾之傳道亦不外此以爲依據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朱子語類明伦録 觀志觀行祇是大槩須是無改方見得孝若大段悖理處又自當改此特言其常耳

又錄伯羽問上二句見守身之行下一句見愛親之心

曰亦不必做兩截說上二句觀人之大槩下一句就觀其行看其用心之厚薄如何行雖善矣父道可以未改而輕率改之亦未善也

朱子論語或問爲人子者本以守父之道不忍有改爲之心至其所迫之不同則隨其輕重而以義制之且三年而改者意其有爲而言也其不可改則終身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以待三年者則又非常之變亦不可以預言矣善讀者推類而求之或終身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不得已則不待三年而改顧其所遇如何但不忍之心則不可無耳或曰晉謝方明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其必宜改則以漸變之使無迹可

㝵爲人子者不幸而父之過有當必改者以是爲汯而隱忍遷就於義理之中不亦可乎曰吾嘗聞之師矣以爲此其意則固善矣然用心每每如此卽駸駸然所失卻多必不得已但當至誠哀痛以改之而已何必隱忍遷就之云乎至哉此言足以警學者用心之微矣

朱子文集答何叔京大意不忍改之心是根本處而其事之權衡則游氏之說盡之

又答董叔重問程子所謂孝子居喪志存守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者頗爲的當父在子不得專於行事而志之趨向可知故觀其志父歿則子可以行其志矣其行實暴白故觀其行然三年之間疾痛哀慕其心

方皇皇然望望然若父之存而庶幾於親之復見豈忍以爲可以得行己志而遽改以從己志哉存得此心則於事有不得不改者吾迫於公議不得已而改之亦甚害其爲孝矣若夫其心自幸以爲於是可以行己之志而於苟事不如己意者則遂遽改以從己之志則不孝亦大矣豈復論其改之當與不當哉蓋孝子處心親雖有存歿之間而其心一如父在不敢自專三年之間如白駒過隙此心尙不能存而一不如志率然而改則孝子之心安在哉故夫子直指孝子之心推見至隱而言不必主事言也若乃外迫公議內懷願改而方且隱忍遷就以俟三年而後改焉則但不失經文而已大非聖人之意矣曰此說得之

楊賓實曰三年無改發孝子之心於是爲至蓋溢於天性之愛而不遂乎禮義之則其志行之淡厚純篤異於尋常矣

黃薇香曰此爲人子不能承順父道與守道不久者言之也其志其行子之志與行也父在而所行雖善或壓於勢故觀其志父沒則志與行符觀行卽知志也父之道父所行之善者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不改已久可信其終身之不改而謂之孝也呂伯恭曰無改於父之道不亦其親也至於事之害理父在固將諫而改之苟以父沒之故而不敢改是以存沒二其心也汪容甫曰三年者言其久也何以不改也爲其爲道也三年云者雖終其身可也自斯義不明而

後章悄高拱之邪說出矣
用語謹案三年喪改於父之道朱子從游氏
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之說故語類僴錄云
說三年喪改便是事有未是處父之道已是
何用說喪改終身行之可也又人傑錄道猶
事也言道者尊父之辭是以父之道泛指父
之事言黃氏云父之道父所行之善者也重
言道字可備一解
錢竹汀大昕曰孔子之言論孝喪疑以爲觀父之志
行是也不孝之子惷且不顧安能觀其志朝死夕忘
安能觀其行禮曰視於喪形聽於喪聲觀其志之謂
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觀其行之謂至於父之志

行容有未盡善者不得槩以承述爲孝然但曰觀而不曰承述則諍過幹蠱之義在其中而與三年無改之文亦無觸背

案朱子答呂子約書云有謂其志其行皆指父而言意亦自好試並思之則朱子當日亦兩存其說

用詰謹案集注義從古注錢氏此條用精義中范氏之說張南軒亦從此說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朱子語類閎祖錄 禮主於敬而其用以和爲貴然如何得其敬而和著意嚴敬卽拘迫而不安要放寬又流蕩而無節須是眞識得禮之自然處則事事物物皆

有自然之節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也故雖嚴而未
嘗不和雖和而未嘗不嚴
又雉錄要知禮合如此所以行之則和緩而不迫蓋聖
人制禮無一節是強人皆是合如此且如孔子與上
大夫言自然誾誾與下大夫言自然侃侃在學者須
知與上大夫言合用誾誾與下大夫言合用侃侃便
自然和呂與叔云自斯至總衣服異等九族之情無
所憾自王公至皁隸儀章與制上下之分莫敢爭皆
出於性之所有循而行之無不中節也此言禮之出
於自然無一節強人須知得此理則自然和
又時舉錄禮如此之嚴分毫不可犯何處有和須知吾
心安處便是和入公門鞠躬如也須是如此吾心方

安不如此便不安不安便不和也以此見禮中本有和非外面物事也

又義剛錄問從容不迫如何謂之和曰是說行得自然如此便牽彊之意禮中自有從容不迫不是有禮後更添一從容不迫離禮說從容不迫便是自恣

又時舉錄知和而和是一向求和便是離禮且如端坐不如箕踞徐行後長者不如疾行先長者到此爲有禮可知是不可行也

何義門曰班固云事舉其中禮取其和不以禮節則失中而歸於不和矣何可行之有案中和相因未有不中而可以爲和者也

陸稼書曰禮之所貴者和而禮中之和禮之所以行

也禮外之和禮之所以不行也禮中之和原於天性
禮外之和出於氣稟人欲習俗禮中之和與敬爲一
禮外之和與肆爲一行不行之機亦決於敬肆而已
故三千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有子特拈出一
和字以見敬之在我而非外鑠者也是卽孟子性善
之旨也又拈出一知和而和以防假借之弊一章大
意總爲放蕩之人痛下鍼砭
汪雙池曰有恭敬之心而將以玉帛有辭遜之心而
行以拜跪則節文度數莫非眞意流行其間舉動間
自覺從容不迫苟或本無敬心而彊將玉帛本無讓
心而彊爲拜跪則眞意旣亡行禮時亦覺虛文束縛
非從容不迫矣周末文勝眞意盡亡玉帛儀文全出

勉彊不和爲甚其有激於此而欲矯之者如棘子成子桑戶之徒又因而遊於方之外防檢蕩然有子目擊其獘故欲範以先王人祇知㳄節爲防獘不知從和之獘實因不和者所激而至兩節皆有防獘之意

蔡覺軒曰有子專以禮之用言朱子兼以禮之體言論禮之用固以和爲貴論禮之體則禮中本有自然之和若謂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則禮與和成二物矣朱子所以因有子言禮之用而以禮之體發其所未發可謂有功於聖經矣

金仁山曰程子禮樂之說所該爲大樂記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此章所謂禮蓋高下散殊之分也其所謂和則合

同交通之意也先王制禮其尊卑貴賤上下之體截然甚嚴然其用則常有交通和同之意行其閒如宗廟之禮至嚴也而旅酬逮下獻盲之禮多儀也而爽示慈惠尊卑上下至辨也而燦然有文之中再有權然相愛之意此皆禮之用有和而小大皆由之又如飲食合懽也而籩豆有數延祭有儀臣侍君爽不過三爵夫婦和好也而內外有辨衣服異藏湢浴異處此類非一或但知和洽之意而略上下名分尊卑降殺男女內外之節此所以流而生禍而亦不可行也集注但見行禮不拘迫之意似不見交際和洽之意但說君子行禮之意不推先王制禮之意然於其眥取程子之說末有嚴泰和節之說則該之矣

用諸謹案有子曾言禮之用下節又防用和之弊自當指用禮之和言如金氏所解是也

集注以禮之發於自然者爲和蓋言用和之所以然欲人求之於內而得其本也

張楊園曰禮者天理之節文若人之言語行事合於天理自然有節有文若無節無文則直情徑行便已不是天理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有之節文不待安排也

家慈患先生曰禮有體有用故朱子注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天理之節文云者仁義禮智皆天理而仁義之無過不及以合於中者卽禮中庸言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孟子言禮之實節文斯二

者是也夫子言義以爲質而曰禮以行之皆此意也
人事儀則云者先王因人情而制禮禮以義起而儀
文漸備中庸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可見聖賢言禮
有以體言者有以用言者有兼體用言者然體用未
嘗相離葢惟天理有此節文故人事自然有此儀則
非以人意勉强爲之故曰和爲貴而儀則之多皆出
於人人各具之天理發爲恭敬辭讓之心而自不容
已故曰毋不敬須知敬是禮之骨子心裏一時不收
斂則一言一動即裏不有當循之禮而言動一一循
禮則心自不至於放弛內外交養之道也
賓薇香曰樂記始言天理鄭君注理猶性也凡訓詁
義隔而通之曰猶鄭注云猶性謂人性合天理之條

理也朱子注屢言天理又言天理渾然其荅何叔京書曰天理旣渾然然旣謂之理即是一有條理者之名字不可以一理言是謂之渾然須知天理祇是仁義禮智之總名朱子以天理爲仁義禮智之總名故言仁曰愛之理言禮曰天理之節文以其分者言之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朱子論語或問人之約信固欲其言之必踐也然其始也或不度其宜焉則所言將有不可踐者矣以爲義有不可而遂不踐則失其信以爲信之所在而必踐焉則害於義二者必一可也若約信之始而又求

其近於義易則其言甚不可踐而甚二者之失矣

朱子語類雉錄非止諂媚於人是取辱之道恭不及禮亦能取辱

又人傑錄我所親之人將來便可為吾之宗主主如主顏讎由之主且如此人不可親而吾乃親之若此人它日得志援我以進則是我失其所主矣陳了翁曾受蔡卞之薦後來擺脫不得乃是失其所親者也

又時舉錄恭近於禮信近於義因不失其親是接人與物之初、下數句是久而甚弊之效但當初合下便須思量到甚弊處也

焦廣期日聖賢言語不迫切故說近字其實則信必求合於義恭必求合於禮非苟近之而已與正顏色

斯近信之近同

陸稼書曰此與曾子三省章相表裏其中亦有戰戰兢兢之意須合子張學干祿章同看干祿章之愼言行卽此章之謹始慮終也而先之以多聞見又繼之闕疑殆擇理既精然後操持於言行所以能寡尤寡悔若未有多聞多見闕疑殆功夫但責其謹於言行交際亦詎下手處

張孝先伯行曰理卽具於事物之中所以處之而行得其宜者義也

家蘇患先生曰義與仁同原而異用故朱注於孟子背章仁義皆兼體用而言其以義爲心之制者本尙書以義制事之制事至於前所以處之者卽有一截

然不易之理故義多斷制裁割之意揚子所謂於義
也剛者也以爲事之宜者本中庸義者宜也之宜身
與事接自有一適然各當之理昌黎所謂行而宜之
之謂義也制之以心而所制者在事宜雖因事而宜
之者仍在心有體用而非二物聖賢所言取斷制裁
割之意如義以爲質之類是也取行無不宜之意如
義之與比是也古人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間經權
常變之用皆以義爲衡其或出或處當辭當受者何
以內斷於心爲經爲權者何以因物而應事不一轍
皆有塙乎不拔無所游移之意而其塙乎不拔處又
正其因應各當處須隨文體認得其本文之義又會
其相通之理斯爲得之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朱子語類不知何氏錄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須見己心中常有一合當著緊之道理此類自不暇及

又廣錄問先生常日此章須反覆看曰若祇不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何意思若祇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功夫不到則雖就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備無欠闕類如此

胡雲峰曰士有所求於外則志便不立故必無所求於彼然後有所好於此

許白雲曰敏於事是敏速於行事無懈惰之氣無優游之心見義理即爲如恐不及至於學文明理之事

亦欲敏速所謂爲學務時敏是也

王石渠恕曰就有道而正焉就有道之人而正所言所行之是非是者行之非者改之斯可謂好學之人也蓋古之學者其要在乎謹言慎行以修身非徒記誦辭章而已故夫子告子張曰愼言其餘愼行其餘又曰言忠信行篤敬中庸曰言顧行行顧言是皆以言行爲學也今之學者惟務記誦辭章以取科第而已其於言行也多不致謹此其所以不及古人也歟

李二曲顒曰自後世正學弗明學者終身皇皇亦知敏事愼言隆師親友志非不篤功非不密用心非不專且虛而卒不可與入聖賢之道者其所從事者非君子之學也以其爲安與飽計也故吾人今日之學

先賢凊此念辨必爲君子之志此志誠立而後敢吾
性命不容已之事而非有要於功利慎吾樞機躬恐
不逮之言而非有心於三緘正吾學術不容不辨之
道而非有意於膂氣夫然而所學爲道誼之學所好
爲正大之好其人始爲君子之人

潘彥輔德輿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是學者第一險
要關隘於此打破雖未入室已升堂矣

張孝先曰自仁義禮智爲人所稟受而言則謂之性
自其仁義禮智爲人所共由者而言則謂之道道也
性也非有二也

家鼐患先生曰道者事物當行之理大而倫常小而
日用莫不各有其理猶行者各有其路故名之曰道

其原出於天根於性而具於心無一時一物不有此
理一一由性中自然而出之故中庸曰率性曰不可
須臾離從來言道者莫明切於此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
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
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
者
朱子語類士毅錄富無驕貧無諂隨分量皆可著力如
不向此立得定是入門便差
又賀孫錄問貧而無諂章大意謂人必當如此曰非說
必著如此但人且要就己身省察若有諂與驕之病
且就此克治

又安卿錄問富而好禮曰是不奢侈凡事好循禮不勉彊好有樂意便全不見驕之意思

又時舉錄子貢舉詩之意非專以此爲貧而樂富而好禮之功夫蓋見一切事皆合爲此不可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

又錄聖門學者功夫塙實縝密逐步挨去下學上達如子貢之無諂無驕是其實做到此便見得如此聖人知其已是實得方爲之進一步子貢便豁然知義理無窮學問不可少得而遽已也子路衣敝縕袍而不恥孔子稱其不忮不求子路實到此位但便以此自喜故孔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子路方知尚有功夫在此正與子貢無諂無驕章相似今之學者先知

得甚高實行處全然欠闕且如樂與好禮今人皆知彊得無諂無驕便貪說此不知無諂無驕功夫未實進得恐從此處做病痛

朱子文集答虞士朋無諂無驕隨事知戒足以自守矣然未見其全體用功而有自得處也樂與好禮乃見其心之所存有非貧富之所能累者此子貢所以有切磋琢磨之譬也

輔漢卿廣曰爲貧所勝則氣隨以歉而爲卑屈故多求而諂爲富所勝則氣隨以盈而爲矜肆故有恃而驕

許白雲曰集注無諂無驕知自守者能之樂則心廣體胖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學者須體認何以能自

守又何以進於心廣體胖安處善樂循理之地必有所見然後可蓋非窮理者不能然二者雖淺深不同皆知命者能之知氣數之命者則能無諂無驕知天理之命者然後能樂與好禮知天理之命非深造者不能知也細體認兩節意可見

王船山曰子貢既有得於高明篤實之境而念非但擴無諂之心而即能樂推無驕之志而即能好禮乃推其所以致此之故無諂無驕可於貧富持也樂與好禮非可於貧富得也詩云如切如磋言乎學道之精也如琢如磨言乎去私之密也必其如是既切而復磋擇理之精也既琢而復磨治欲之密也則純乎理之存於中而自有其可樂之實自見理之可好而

不可略乃能於貧於富而無非道乎則無諂無驕者以其自守之志操而從事於學修以期進乎中和之德其詩之所以言君子自治之功之謂與

黃薇香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爾雅大學同亦古訓也切磋者必判其分理之細道學似之琢磨者必去其瑕玷之微自修似之也無諂無驕質美而自守者能之樂與好禮非道學自修不能及此故引詩以明之告以處境而知道學自修是告往知來也八佾篇巧笑章皇疏引沈說云夫子未言貧者所以能樂道富者所以能好禮子貢更廣引理以荅之也

用誥謹案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精義載范氏

謝氏引大學道學自修爲說朱子或問及答

處士朋謂大學乃斷章取義不必引以爲說

而王船山黃薇香據之能見所以能樂與好

禮之實故並存之

家懿患先生曰李蔡涯云易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神

與智皆心之靈明神屬陽主發揚智屬陰主收藏知

來如所謂悟性神之爲也藏往如所謂記性智之爲

也告往知來殆所謂悟性者歟多學而識殆所謂記

性者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朱子語類卓錄己之德行充於中不待人之知若己不

知人便是不知道不知則所見不明不能明人之賢

否所謂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又學時錄見道理明自然知人已不識得道理如何知它人賢否

許白雲曰就學者言上句便可包後章患其不能之意便當明理修身自加精進使有可知之實則雖不求人知而人必知之矣下句則凡尊師取友與人交際往來須知其善惡而趨避之然後無損而有益若推而言之上句論其極則雖居高位其處己應事唯循天理上不欺其君下不病其民內無愧於心何必欲人盡知吾心也否則有邀道干譽之失矣下句論其極則仕而擇可宗之人有位而舉賢才為用為宰輔而進退百官非知人之明其可乎否則賢愚渾淆

分朋傾軋而亂亾至矣

楊賓實曰此篇末以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結

見君子之學亟非爲己人倫名敎之地所恃以進德

修業者惟此本心之明照以收益於親賢取善之際

而已矣

論語學而第一　畢